

陈仓荟萃

何尊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

李仲操

何尊的发现与王光永同志有密切的联系，从收藏、保管到出土情况的调查和报道，可以说主要是他经手的。我与他的接触也是从何尊开始的。1965年末的一天上午，一位陌生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说是来找市长要钱买保险柜装一件文物，并说市长已答应“研究后解决”。我想这件文物一定很珍贵，不然为什么要用保险柜装它。于是这件文物就成了我们的话题。经过那次谈话，我才认识了王光永同志，所谈的文物就是后来被定名为何尊的青铜器。约略过了半个来月，我去博物馆看这件铜尊，光永同志在金台观玉皇阁接待了我，并从保险柜取出铜尊让我看。阁内光线暗，他又搬到阁外。我清楚地看到尊体绿锈斑斑，但却掩盖不住它华丽美观的纹饰，这件庄重、大方、气质雄浑的铜尊，仍显得古朴异常。光永同志的手不停地转动尊身让我看，他还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解尊腹所饰是兽面饕餮纹，尊形是“天圆地方”等。我大饱眼福，欣赏了一番就告辞回机关去了。

1974年我调博物馆工作，听光永说此尊已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去展览了。光永同志拿出他写的《宝鸡市博物馆新征集的饕餮纹铜尊》(见《文物》1966年1期)一文让我看，还告诉我这件铜尊被发现的经过是：1963年冬季，宝鸡县贾村镇西街农民陈堆在他家后崖崖上取土时挖出，当时藏在家里。1965年8月，因生活困难，其弟陈湖将尊背到宝鸡市，以人民币30元出售给龙泉巷废品回收门市部。门市部营业员告诉博物馆工作人员佟太放，老佟又告知光永同志，这样才由博物馆征集收藏。

由于铜尊入馆后未能清除铜锈，在此以前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，器内底上的铭文未被发现。1975年，我馆卢连成同志从北京回来，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。他告诉我：咱馆铜尊在故官展后，又被列为出国展品。因出国参展，故官博物院为其清除锈垢时，发现铭文100多字，并说唐兰先生和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同志都写了考释文章即将发表。我听了非常

高兴，觉得这形体不凡的铜尊又增添了文字内容，真是锦上添花，成为无价国宝了。我急于知道铭文详细内容。不久，唐、马和张政烺三人的考释文章在《文物》1976年1期上正式发表了。从此这件铜尊就定名为何尊。此后，对何尊铭文作考释的还有李学勤(见《中原文物》1981年1期)、杨宽(见《文物》1983年6期)等人。我于1986年针对各家考释中的史实与年代不符等问题写了《何尊铭文释补》一文(见《考古与文物》1987年4期)。这就是当时学术界对何尊铭文研究的基本情况。其他书籍与文章中，提到何尊铭文内容的那就更多了。

何尊的史料价值主要是它铭文所记的历史事实。铭文是铸在尊内底上，共12行122字。铭文的大意是：

王初迁殷民于成周时，复又遵照武王福祭礼仪，在天室里举行福祭。于四月丙戌日，王在京室训诰宗族小子何说：“从前你的父亲辅佐文王，文王受得大命。武王既已克商，即对天祷告说，要释

度此中土，自这里来治理殷民。呜呼！你们还是孩子，对此没有认识。要看你们父辈为朝廷效劳的榜样，去完成使命，敬受赏赐啊！”王的恭德裕天，教训这些不聪敏的人。王训诰完毕，何被赏赐贝币三十朋，何用此来做祭祀的礼器，时在成王五年。

何尊祭文，记载了西周成王五年迁殷顽民于成周时，在四月丙戌日这天，在岐周京室里，王对宗族小子何所作的一次训诰。训诰引用武王诰词来解说这次迁殷顽民于成周，本是武王的意图，动员其宗族小子何去完成这一任务。王训诰完毕，赏给何贝币三十朋，何用这贝币做了这件铜尊。因此西周成王五年进行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，就由何自己做的礼器铭文记录下来。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。它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学上又一重大收获。



中国古人的分餐制

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我们中国人吃饭，总是喜欢围坐一桌，热热闹闹地一起吃。不过，你要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这么吃饭的，那就错了。事实上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中国人都是“各端各的餐盘，各吃各的饭”。

孟尝君被“误会”

分餐制古已有之。早在氏族部落时期，采用的就是分餐制。不过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那时生产力低下，食物匮乏，为保证平均分配，只能实行分餐制。

后来，食物日渐充足，就不用追求平均分配，开始讲“礼”了。中国古代的礼制思想，主要体现在定等级、明贵贱，衣食住行、行为举止，都有严格而明确的标准。食礼，也就是吃饭的规矩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食礼体现在食物分配上，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能吃几个菜，都是固定的。《春秋公羊传》中记载：“天子食九鼎，王食七鼎，诸侯食五鼎，大夫食三鼎。”

作为“战国四公子”之首、齐国的贵族孟尝君就反其道而行之，赢得了

礼贤下士的名声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，他都是一视同仁，宾主之间并无贵贱之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孟尝君请一个门客吃饭，有人不小心挡住了烛光，门客误以为自己吃的那份菜与孟尝君不一样，以为孟尝君是个伪君子。结果，孟尝君把自己的饭菜端到这个门客面前，门客一看，还真和自己吃的一模一样。他羞愧难当，于是自刎。孟尝君的好名声也就越传越远。

“举案齐眉”难不难？

从孟尝君的例子也可以看出，那时人们吃饭，还是分餐制，不然那个门客不可能看不到孟尝君吃的什么饭。但是说起来，那时的分餐制，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

很多人在古装剧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：古人进食时席地而坐，每人面前都摆着一个小桌子和若干精致的盘碟，显得讲究而繁复。

这大体是没错的，只需要注意一点，那个小桌子不能太重，不然举不起来。

“举案齐眉”这个成语，大家都是

知道的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记载，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，还乡娶妻孟光，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(今苏州)，为人帮工。梁鸿每当打工回来，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，并将食案举至额前，捧到丈夫面前，以示敬重。

孟光的举案齐眉，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。那时候的“案”，类似于如今的餐盘，女人也能轻易举起。

周朝开始分餐制

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类必须通过协作劳动获得食物，把食物平均分为若干等份进行分配再进食。这种先把食物分成每人一小份再吃的方式，就是分餐制的早期形式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类生产力逐渐提高，食物也日渐充足。

商代之后，人们实行分餐制，这不仅是根据当时的生产状况而定的，同时也是当时礼制思想的体现，即“定等级，明贵贱”。

周代可以被视为中国分餐制的正式开端，西周时已经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，并用“礼”的形式加以强化。

秦汉时期，传统礼仪道德的影响

仍然存在，人们依然尊崇一人一案、正襟危坐的就餐方式。

汉代“独尊儒术”使儒家观念深入人心，有身份、有地位人均以儒家礼仪规范作为行为准则，再加上东汉时期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，使人们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，但也是不同文化间充分融合的契机，以往单向的文化交流局面有所改善，草原游牧文化在中原产生深刻影响。社会文化变革的表现之一就是用餐方式的转变，在饮食习惯上既有分餐，也有合餐。合餐现象主要是在北朝开始出现，此时社会逐渐受到少数民族的饮食风俗影响，同时高桌大椅的出现才促使百姓同桌而食。

“合餐分食”用公筷

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，垂足坐已经成为标准姿势。在唐代中晚期，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，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，但是分餐制与合餐现象并行存在，并形成了介于一种“分餐制”与“合餐制”之间的用餐

方式“会食制”，即在主人请客人吃饭的时候，虽然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除了像饼或汤、粥等食物是采用合食的方式，其他的饭菜都由厨师或仆人按人数分配好。后期合食逐渐占据主流。

从五代开始各民族再一次大融合。加上在这之前“高坐会食”已经成为主流，因此到宋朝，中国人真正适应了坐高椅子、聚餐吃饭的习惯。因此，宋代是合餐的就餐方式定型巩固时期，现代意义上的合餐方式已经形成。到明清时期，合餐的就餐方式已经完全定型。

围桌合餐是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用餐方式，但合餐可能带来一些疾病传播。对于分餐，有人双手赞成，也有人认为“没必要”“矫情”“麻烦”。

事实上，“分”与“合”并非单选题，并不绝对矛盾，只是需要转变观念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既要保留我们传统的饮食文化，又要保护好个人的健康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倡导“合餐分食”，也就是大家在一起用餐，用公筷把食物再取到自己的餐盘里食用。

(佚名)

凤翔东湖

杨舟平

今。从收费参观到免费开放，再到如今的大东湖景区建设，美丽的东湖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，迎来八方游客。

凤翔东湖与杭州西湖因与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之缘并称“姊妹湖”，苏轼在修东湖之后二十多年才在杭州建苏堤，修西湖，东湖虽没杭州西湖名气大，但有诗曰：“东湖暂让西湖美，西湖却知东湖先。”全国有六大东湖，除熟知的武汉东湖和凤翔东湖外，还有泉州、绍兴、临海(浙江)、贵港四地的东湖，武汉与绍兴的东湖正式建成于清朝，泉州的东湖虽建于唐朝，但明朝以后就荒废了(1991年重修)，临海的东湖也建于北宋，但晚凤翔东湖十年(临海东湖建于北宋熙宁四年即1071年)，只有凤翔东湖像一位饱经风霜的母亲，虽历经坎坷风雨，但顽强地活了下来。凤翔东湖如果从“古饮凤池”算起，历经近三千年，无断代留存，在全国城中湖、北方古园林史上也是罕见的，凤翔人乃至关中西府人一直以此为豪，难怪“东湖柳、西凤酒、姑娘手”乃“凤翔三绝”，闻名遐迩。

东湖还是一座千年园林，绕湖而建的亭台楼阁、桥亭轩榭、坊祠舟廊、奇石碑林、古树名卉等，这些古建筑、古树木、老物件就像母亲东湖的兄弟姐妹、子子孙孙，哪一个不是上百年的历史；且不说始建于北宋的凌虚台、喜雨亭、宛在亭，始建于明朝的牌坊、君子亭、苏公祠以及清朝时建的春风亭、鸳鸯亭、来雨轩等，也不说“左(左宗棠)公柳”“徐(林则徐)公柳”，还有湖岸的千年陨石[西汉武帝时坠落，形状像凤凰翘首，苏轼在《东湖》诗中赞：“飞鸣饮此水，照影弄旄旆(音散，枝条细长之意)"]及好多参天古树，树龄在百年、千年以上就有数棵。所有这些静物、植物无一不深深烙印着东湖悠

久历史的斑斑痕迹。

凤翔人爱东湖，生活中离不开东湖：早晚锻炼身体、习练技艺在东湖，高兴时或遇烦心事去东湖，各种聚会活动在东湖，年轻人谈情说爱在东湖，中老年人休闲娱乐在东湖，在外务工的凤翔人回家第一顿早餐——豆花泡馍吃完后准去东湖……东湖，是世世代代凤翔人的精神家园、心灵安放之所，它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，一直静静地等待着、守护着她的儿女们。

东湖，作为凤翔的城中湖，湖虽不大，内外湖加在一起不足20公顷，城东南的雍城湖水域面积要比她大几倍，但东湖的人文历史要比雍城湖早不知多少个世纪，东湖就像一位“藏在深闺无人知”的美丽少女，依然掩饰不住她的楚楚动人，形态各异的各式古建筑，雕梁画栋，浓妆艳抹。冬梅春柳夏荷秋菊，东湖四季有花，夏秋更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国画，美轮美奂；冬日的东湖，雪后赏梅有你想象不到的美，真是“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”。如果把过去的东湖比作小家碧玉，如今的东湖已是一位大家闺秀了。大东湖景区6.6平方公里，水域面积1.7平方公里，分东湖主景区、雍城湖景区、饮凤苑湿地公园和六营民俗村四大板块，尤其是2018年东湖南广场的建成，其雄伟壮观的凤仪门、高大飘逸的苏轼像，令人大饱眼福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书法家、文化学者言恭达先生手书的苏轼《东湖》诗石刻，刻于东湖南大门广场30多米巨石之上，给东湖景区再添一处人文景观，再现宋代风貌、北方风格，凤翔凤物。

如果说雍山是凤翔的父亲山，雍水是凤翔的母亲河，那么东湖就是凤翔名副其实的母亲节。



鲁迅曾说：“鲁镇的早晨是在摇橹声中醒来的，那份静谧和温馨为鲁镇所独有。”而对于大多数凤翔人来说，每天清晨，一定是闻着浓浓的豆花泡馍香味，在东湖晨练人的脚步声声中醒来的，那份满足和美好是凤翔所独有的。

凤翔，陕西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，古称雍城。在凤翔城东南隅，西周时已有“古饮凤池”，战国时期的雍城是闻名九州的水城，城周围河网密布，历经两千年的沧海桑田，北宋时凤翔已成一早

源，当时陕西又与强邻西夏接壤，西夏常为患中原，北宋政府为除“夏患”，陕西的人力物力自然消耗最大，凤翔更是民生凋敝。四川水乡长大的年轻才俊苏轼，在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的第一年，见“有山秃如赭，有水浊如泔”的凤翔旱源，经多方考察，藉“古饮凤池”扩广疏浚，引城北凤凰泉水流入池，水多则蓄，以防涨溢，干旱则泄，以润田畴，遂成一城中湖。接着又建亭造桥，种莲植柳，筑楼成阁，终成休憩游览之所，造福后人。因湖嵌在

城东，即改名东湖。可见从“古饮凤池”到东湖，直到现在，东湖一直静静地守望着来来往往的游客，东湖水一直静静地陪伴着、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凤翔人。

在凤翔，当地人倘若不知道东湖，犹如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令人不可思议。历代凤翔人爱东湖、护东湖，从明嘉靖到清同治，几经修葺；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，几经毁建；从“文革”的破坏到1978年的整修，再经历届政府建造，东湖完完整整地被修复、保留至